

《群書治要 360》學習分享 蔡禮旭老師主講 （第
六十九集） 2012/6/20 馬來西亞中華文化教育中心
檔名：55-057-0069

尊敬的諸位長輩，諸位學長，大家下午好。我們接著看一百三十一句，這是《論語》當中的教誨。

【子曰。如有周公之才之美。使驕且吝。其餘不足觀也已。】

這一句教誨當中說到，如果一個人有周公那樣的才華，還有他辦事能力也很強。『使驕且吝』，他假如因為有這些才華跟能力，他有驕傲的態度，而且「吝」是吝嗇，不願意跟人家分享，不願意把他會的去成就他人。『其餘不足觀也已』，「其餘」，他縱使再有這些能力，有些小善那也不值得一看。所以這句話當中，孔子點出了傲慢還有吝嗇，對於自身道德的影響。以至於延伸開來，就是對一個團體的風氣、人和都會有影響。這一句比喻，是舉出了孔子最佩服的『周公』，你縱使有周公的才華、辦事的能力，『之美』指辦事的能力，「天時不如地利，地利不如人和」，大眾的事情一定要靠團體的合作。我們能力再高自己很驕傲，就會讓團體的人非常難受、非常壓抑，它的凝聚力、向心力就出不來。久而久之人內心都會有一些怨氣、一些不愉快，人和達不到，事情也很難辦得成。

所以孔子在這裡提到這一點，也是提醒，因為周公他是一個領導者，那我們身為一個領導者，自己有才華、有辦事的經驗，決定不能形成一種傲慢。因為傲慢一起來，可能這領導者就會覺得：只有我行，其他的人都不行。他以這個態勢來講，那底下的人就：好吧，就你行都你做，我們就不做了。底下的人就沒有辦法進步，沒有辦法進步他就更傲慢了：功勞都是我的，事情都是我做的，那就

更瞧不起底下的人。一個團體裡面人才是最重要的，底下的人他都看不起，他就更談不上去栽培他們。所以一個領導者很重要的，應該是知人善任，去欣賞每個人的長處，然後去讓他們發揮，去鼓勵他們、去協助他們，而不是看不起他們。傲慢的殺傷力是非常強的。

這個「吝」是吝嗇，為什麼吝嗇？為什麼不把自己的經驗、能力教給別人？他還是私心，他還是把名位看得很重，他怕人家做得更好，是不是會搶了他的風采，或者是說，搶了他的位置。所以這個吝嗇可能還來自於他貪名位，以至於他嫉妒賢才。他由貪這個位置，就不願意人家發揮，他會嫉妒、會打壓，這個對團體的傷害都是非常大的。我們看秦國時候的李斯，他的才華跟能力那是不一般，他能夠當到宰相是不簡單的能力。可是你看他驕傲，鼓勵秦始皇焚書坑儒，你看這個多傲慢。他的師弟韓非子算是很有德行跟才能的，他嫉妒就害死韓非子。所以我們從這歷史典故來看，驕吝、嫉妒確實能夠讓一個國家都因此而衰敗。所以處愈高位他有驕傲的習氣，所產生的負面影響就愈大。

我們從一個領導者的本分來看，領導者應該「作之君、作之親、作之師」。作之君，那應該是要以身作則了，要帶動團隊的和睦、和諧，要比較柔軟的能夠體恤他人，感受人心。作之親，應該珍惜大家相處的緣分，全世界七十億人口，大家能夠在一個屋簷下生活，應該珍惜這緣分，大家如親人一般。所以這個時候別人有錯，那是應該去幫助他、愛護他。所謂見人過失，見人錯事，他已經事情做不對了，不指責，要先協助。不要再一味指責，先去協助幫忙他善後，這個很重要。假如錯誤產生了，那馬上要爭個是非曲直，罵得很凶，這就有失厚道，就不是一種親人的心境。我們看一個領導者，或者為人父母，或者是老師，他假如在態度當中，就像我們

前面講的，自誇自傲，自誇就是常常動不動就說他以前的豐功偉業，自傲就是時時都說別人不如他，這樣的態度反而讓下屬沒有辦法佩服他。

我們自誇、自傲，是要突顯好像自己很有能力，自己很值得人家佩服，但是事實上是適得其反。一個領導者動不動就我以前怎樣怎樣，我哪些能力特別強。可能底下的人邊聽，就邊在那裡又開始又是那一段，更贏不得人家的尊重。包含你當父母的、當爺爺的、當長輩的：我年輕的時候怎樣怎樣，可能你的孫子、你的晚輩又是那一段，聽不下去。人心它是很敏銳的，都可以感覺到我們的態度是對、還是不對的。我們在學校教書，當老師的常常在標榜自己，那也很難贏得學生的敬佩。所以我們扮演君親師的角色，效法孔老夫子的五德，溫是溫和，良是善良，恭是恭敬，儉是節儉，讓是謙讓。我們看溫，溫和不強勢，當領導有時候：我是領導，那無形當中自己講話就比較強勢。人是因為行為而尊貴，不是因為地位而尊貴，所以《弟子規》說「待婢僕，身貴端；雖貴端，慈而寬」。這個尊貴不是從位置來的，是從慈愛他人、寬恕他人，才能得到人家發自內心的尊重，叫溫。

良是善良，這個善良在哪裡體現？設身處地，推己及人。我們傲慢的態度出去了，人家會很難受的；我們這些批判的話出去，可能會傷了他的自尊。這個我們都能設身處地，就不會這樣講話，甚至於更柔軟的，了解他的整個成長背景，那就能更體恤他，不要一些話讓他信心都喪失掉，這是良。恭，尊重每一個人的人格，要恭敬每一個人，哪怕他是我們的下屬，他講的話對，我們要聽、要接納；我們有做不對的地方，我們也要給他道歉。恭敬別人的忠誠，他講的話是他的用心，對了接受，然後有指出我們的問題，我們要道歉。其實真的該道歉的時候道歉，反而是贏得人家尊重；要擺個

架子，反而更不能得到尊重。節儉，還有謙讓，不是標榜自己的功勞，讓功於眾，感激所有人的付出；讓名於上，把好的名聲讓給上面的領導者，自己不居功。這是當領導的人，要作之君、要作之親、要作之師。

我們一想到作之師，人又有另外一個習氣，也跟傲慢有關，叫好為人師。我們學儒家的教誨核心是仁，仁應該是能夠時時去感受別人的狀態。但是假如我們不是從心地當中下功夫，學多了以後反而很容易拿學的東西去要求別人，那真的會是好為人師的狀態就出現。當我們起個念頭：好，今天這件事情，我好好教育教育他。我們起這個念頭就是好為人師！我們台灣在藝術界非常有威望的江逸子老師，他的「地獄變相圖」、「孔子聖蹟圖」，都令我們非常佩服，老人家以藝術弘揚正道。江老師有提到，當時候孔德成先生請他在奉祀官府為官，請他幫忙做工作，當時候他問到孔德成先生：我以前的管理經驗比較少，怎麼管理？孔先生說的先管理好自己。那如何才能勝任這個工作？孔先生講的，只要能夠尊重自己跟尊重自己的職務，就可以把這件工作做好。孔德成先生這些話語很有智慧，我們在扮演每個角色，成敗的關鍵在一開始的正確態度。我們去做一個管理工作，首先我們的觀念態度就是我要去管別人。那這個態度不對了，他所接受到的經教，全部都是要去管別人，那一錯就錯到底了。

事實上經典都是教我們，「其身正，不令而行」，都是要先管好自己，要求好自己。今天首先我們要先教育好自己，我們去講別人，人家才能夠接受。所以「君子有諸己，而後求諸人」，我們今天在傳統文化的弘揚工作上，必須很客觀的、冷靜的來自我觀照。傳統文化這二、三代比較忽略掉，所以哪怕我們現在是做領導，或者我們現在是在台上講課，我們自身的基礎都很差的，都有不足之

處的。可是我們有了這個身分，我是做管理的、我是在講課的，我們忽略了其實我們是不足的。然後別人又讚歎、恭維，就更難在每一時每一刻先要求自己，先觀自己這一顆心。我們今天在比方說，下屬有問題、有情況，我們在跟他們探討這件事情的時候，我們自己有沒有動情緒？這個可不能騙人。動情緒罵人了，後面還補一句話：我沒有生氣，我是抓這個機會好好幫助你們，把你們問題挑出來。那首先我們在修行當中，第一關就沒打破，哪一關？自欺一關，對自己的念頭毋自欺，不可以掩過飾非。

真的有動氣了，實實在在講動了氣，就不是引導孩子、引導下屬的時候，只會搞得團體氣氛很奇怪，自己的信譽在往下降。我們再冷靜看看，我們這個領導的威信是從哪裡來的？我們講學的威信從哪裡來？不是我們自己的德行感的，是什麼？是老祖宗的光，是師長的威信罩著我們。我們愈明白這真相愈戰戰兢兢，為什麼？我們一隨順習氣，老祖宗、中華文化、還有師長的威信在背黑鍋，所以不求有功，但求無過。我們真的冷靜下來，沒有老祖宗的威信、沒有師父的威德，誰要跟著我們死心塌地的幹？我們一冷靜這樣子想，戰戰兢兢就出來了。每個我們身邊的人，他都是為了弘揚傳統文化而來，假如我們的習性做主，讓他們生煩惱，讓他們信心退喪，這個我們要負因果責任。這個講課的老師、這個主管學了這麼多年，怎麼待人還這麼傲慢，脾氣還這麼大？我們自身雖然走在正確的道路上，弘揚文化這是絕對正確的事情，可是走在正確的路上也是要很慎重，不能給聖教添亂，不能做出障礙他人法緣的事情，這都要負因果責任的。人不能說我做好事，就沒有因果責任要負了。

所以我常常跟同仁也都分享到，我說這麼多年來，自己經驗不足、德行不足，位置又比較高，習氣一現前，很可能就障礙別人的信心。經驗不足，這個決策又錯了，那身邊的人一次錯誤、兩次錯

誤，都會讓人家的信心受影響。所以雖然繼續走這個路，但是事實上真的是待罪之身，待罪看能不能好好以後不隨順習氣，實實在在為傳統文化做一些事情。這個師是要抓住機會點引導下屬，不是在這一件事情當中，去彰顯誰對誰錯。為什麼？同一個團體就像大家庭一樣，一家人不是談是非對錯的地方。家裡的人講理，講理什麼都把道理先擺出來壓，講理就氣死你；要講情義，講情才互相疼愛、疼惜。而且古人又留給我們，「賢人爭罪，愚人爭理」，賢德之人他的胸懷是寬廣的，不分彼此的，所以任何人的錯，他覺得我也有責任。任何人錯了被人家罵了，他心裡難受：對不起、對不起，這件事我也有責任。他要分別人的難受、分別人的指責，這是賢人爭罪。愚人爭理，人沒有為大局著想，就是愚的表現，都是爭理我對了，別人錯了。當一個領導者下屬錯的時候，這個領導者當下說對不起，是我沒有很好的教導他，不是他的錯，是我的錯。這才是一個領導者的胸懷。

假如下屬錯了，在探討這件事情，自己的上司還跟著別人指責自己的下屬，這個下屬的心不都涼了！假如能當下：這是我的錯。下屬可能一輩子都記住，明明我做錯了，我的上司還自己攬到身上去。可能他的一種慚愧心起來了，他終身都記住這個教訓，他就不會再犯。而且他跟著你，他就很有安全感，你會呵護他，你會拉拔他、協助他。陳真老師曾經有講到，她在教學過程當中，學生有錯誤，她會找學生，抓住機會點去引導這個孩子，接著這一段話很重要，「一定談到師生兩個人都是笑呵呵的」。學生為什麼笑？犯錯了被老師教導，為什麼還是笑呵呵的？因為他感受到的，是老師在幫助他成長，不是在指責他。他感受到幫助他、愛他，那當然是笑呵呵的。師是如此，君親亦如此，你當父母的，孩子犯錯了，罵到最後家庭氣氛非常緊張，那是發脾氣，不是抓住機會點。你當領導

的，罵人罵到讓人家好像下不了台，然後還在說，我抓住這個機會點好好教育你們。那這就還是隨順了自己的習氣在做事情，還是沒有聽懂陳老師這一段話當中提醒我們，君親師怎麼抓住機會點，來幫助下屬跟學生。再延伸開來，不只君親師，你當朋友也是這樣，你規勸朋友也是要兩個人都是很愉快的，或者你在規勸另一半也是要如此的。

所以《論語》這一段話，也提醒了我們自我教育，也教育他人，首先要去掉驕傲、去掉吝嗇、去掉嫉妒。不然擁有其他的長處，事實上也沒有辦法利益到他人、利益到團體，孔子用的話是很重的，「其餘不足觀也已」。有一個台大的博士，他二十歲就拿到博士學位，那也算是奇才了，可是因為他很傲慢，他寫的論文對於別人哪裡不足都是一針見血。所以後來他要升副教授、教授，人家沒有一個願意投他的票。所以二十歲就拿到博士，進入台大教書，十幾年過去了都升不上去，他就很難跟人相處好，跟人配合。而且他雖然是數學博士，他假如真的去帶學生，可能無形當中學到他的傲慢。而他的傲慢，比較敏銳的學生可能也不佩服他，不願意跟他學習。他要扮演好一個教師、教授的角色就很困難。

在清朝有一個大臣叫張廷玉，他的父親是張英，有一個六尺巷的故事，就是張英他的家人，因為跟隔壁人家發生了一些摩擦，隔壁的佔他們的地佔了三尺，家裡的人不知道怎麼處理，就寫了一封信寄到朝廷給張英。張英回了一封信給他家裡的人，說到「千里家書只為牆」，就為了自己房子的牆，因為人家侵佔了三尺，所以來了就是討論這個牆的事情。「千里家書只為牆，讓他三尺又何妨」，他進了三尺那就給他三尺！「萬里長城今猶在，不見當年秦始皇」，秦始皇再強再爭，他又爭多少？這個家書一寫，家裡的人趕緊就讓了對方三尺。結果一讓，另一戶人家生慚愧心，不好意思了。

，他們也讓三尺，所以就讓出了安徽桐城的這條六尺巷。我們曾經有一次真的親臨這個六尺巷，發現一個很有趣的事情。我們在這個巷子裡，還有機車，而這個機車、腳踏車只要看到人，他都馬上停下來讓我們。所以這個幾百年前的風範，到現在還影響這一方的百姓。

張英的孩子張廷玉都是很有修養，他在雍正時候都是重要的輔政大臣，雍正皇帝很信任他。後來有一次殿試，就皇帝親自主考的，看到一篇文章寫得非常好，那種精忠報國之心都流露在文章當中，雍正皇帝很高興批他探花。第一名是狀元，第二名是榜眼，第三名是探花，這叫一甲三名，一甲只有三個人，還有二甲，還有三甲，全部都是進士。但是這個一甲，這三個人是可以馬上委以重要職務的。那二甲的話是要觀察，也有馬上派的，但是他可能是一些縣官，不是大官。雖然都是進士，但一甲、二甲、三甲那個整個發展是不一樣。批了探花，後來知道是張廷玉的兒子，那雍正也很高興：我的大臣下一代也是這麼忠良，就提前去告訴張廷玉。一般我們想一想，你假如當父親的，皇帝、朝廷傳信息：你兒子考上探花了。一般都是高興得不得了，結果張廷玉是誠惶誠恐，趕緊最快的速度去見皇帝，求皇上不要讓他兒子當探花，讓他兒子到二甲就好了，不要一甲。

雍正皇帝就說了，你兒子也是這麼有德行，這麼忠誠，你父子這樣同朝為官不是很好嗎？也是這個世間的美談！接著張廷玉就講：對我兒子來講，他假如一考就考上探花，可能會驕傲。所以求皇上給我兒子一個歷鍊的機會，不要一下讓他這麼高；他二甲的話，他會覺得自己還很不足，還要更加努力。再來，我已經是朝廷的大官，自己兒子一下子又是探花，這樣好像這恩寵都在我們家了。應該把這個機會讓給天下的讀書人，這樣更能贏得天下讀書人的心，

也不會有說法，說是不是皇上偏袒了他的大臣。張廷玉苦苦哀求，後來皇上就答應，所以他的孩子是二甲第一名，就降下來，他的孩子叫張若靄。這孩子也很不簡單，他知道父親把他降下來的，他反而是感謝父親這分心，更加的砥礪自己，要好好在道德學問下功夫，後來確實也是輔助皇上的大臣。這是張廷玉是代子謙讓，把這探花讓出來。所以明理的人是不長孩子的傲慢，這才是真正懂得怎麼愛孩子、怎麼護念孩子的成長。

我們接著看下一句一百三十二句：

【亢龍有悔。何謂也。子曰。貴而無位。高而無民。賢人在下位而無輔。是以動而有悔也。亢之為言也。知進而不知退。知存而不知亡。知得而不知喪。其唯聖人乎。知進退存亡。而不失其正者。其唯聖人乎。】

這是《易經》裡面的教誨，『亢龍有悔』是指處於極尊之位，像皇上國君這種位置，應該是要以這傲慢當作自己的戒禁。「有悔」，這悔就是悔恨、後悔，否則就會有敗亡悔恨的災禍產生，這有悔，「亢」本身就是不懂得謙退。所以為什麼他處於極尊之位，不時時以傲慢警惕自己，就一定會有悔敗、悔恨之禍？『何謂也』？接著夫子又說到，『貴而無位』，地位極其顯貴，沒有比他再高的位置。『高而無民』，身分極其崇高，「無民」就是好像沒有人能夠親近他。『賢人在下位而無輔』，賢人都處在下位，而無法從旁來輔助，輔佐、協助他。其實有賢人的話，在上位者他想到的都是百姓的福祉，賢德之人就是百姓最大的福，他可以造福一方。所以有賢人在下位，都沒有去禮賢下士，這就是傲慢的表現。這個時候處於極高的位置，又不懂得聽取人民的心聲，又不懂得用這些賢德之人，那人一傲慢，慢慢發展會變狂妄，一狂妄很可能一句話、一個動作就會失民心。『是以動而有悔也』，因此一舉一動不謹慎，

就會引禍上身，所謂一言興邦，一言喪邦。在經典當中也說，「水可載舟，亦可覆舟」。

假如不能體恤民情，不能了解到自己的一舉一動，對團體、對整個天下的影響，很可能這禍患就免不了。夏朝的亡國之君夏桀，當時他已經是驕奢淫逸搞得民不聊生。所以身邊的大臣都已經在勸諫他：說天子假如繼續這樣，他國家就要亡。他講了一句話，他說太陽哪有可能會亡？這是一句話可是太狂妄。這個話傳到老百姓的耳裡，老百姓也回應他一句話：天什麼時候亡？這個天就是指夏桀了，接著老百姓說，我們跟他拼到底了。意思就是你讓老百姓根本就活不了，所以後來夏桀就被推翻了，商湯弔民伐罪，救民於水火。更讓我們吃驚的是什麼？夏桀被推翻，商湯還弄了個地方，讓他在哪裡生活。夏桀又講了一句話，早知道我以前就先把商湯給殺了，我就不會有今天。聽了實在有點快昏倒，自己都鬧到全國人民這麼恨他，他還不反省。最後思考：還是我當時只要把商湯殺了，我今天就還是做天子。就完全沒有反省的能力，其實沒有商湯起來，一定有另外的聖賢人起來把他推翻掉。所以慢，真的不可能不讓自己引來災禍的。

『亢之為言也』，這「亢」字的意義，『知進而不知退』，只知前進、進取，卻不知該退守。因為我們要成就一件事情要調劑人情，「天時不如地利，地利不如人和」。而我們很想要促成整個形勢的發展，要把這些事情做成，有時候我們「知進」，太急於看到成果，太急於要把自己想要的目標達到，這個時候可能體恤人心的能力會下降。所以一直往前拼命幹，幹到最後可能得罪了很多的人，最後這些人不能理解你是為公、為整個國家，起來攻擊，最後你那個報效國家的美意，反而被這些反對的力量給障礙住。歷史當中很多朝代的這種新政、革新，有不少夭折的，都是為了國家好，但

是對人情事理，什麼時候該謙退一下，該調劑一下不敏感，拼命往前衝。最後被誤解、被打壓了，這樣就可能他自己也會覺得很無奈，不被理解，最後抱憾終身都有可能。

甚至於有一些既得利益者，這也要敏銳，雖然他是不對，可是他現在權力很大，你得要非常善巧的，不要激起他們的眾怒。然後善巧的，甚至慢慢慢慢的能夠提起他們的正念，甚至把胸懷放寬。這麼一做了之後更好，對大家都更好，所以調劑人情才能夠發明事理。人情沒有兼顧，他會誤會你是看他不順眼，你是對他有意見。所以人情練達皆文章，這進退之間都要有智慧。假如我們很執著一定要怎麼做，沒有能夠審時度勢的做一些調整，都有可能會遇到一些人事上的障礙。這個時候假如能夠多集思廣益，不是只有自己考慮的面而已，幾個人集思廣益，就會把整個國家團體這些重要幹部，他們的這些思想狀態了解，用善巧方便讓他們理解，不要激起眾怒，這樣才能把事情辦圓滿。甚至於有時候該讓、該包容、該退，都要懂得去做。

『知存而不知亡』，只知道會存在卻不知道會衰亡，我們看很少有一個家族、一個朝代，它是不衰敗的；除非它能守住謙，守住德行，它才有可能不衰敗。而人他存在的時候他就開始享福報，一享福了都會覺得應該的，理所當然，他就不珍惜，一不珍惜他的福就開始損，這個家道就要衰敗下來，「知存而不知亡」。而且一個家族、一個朝代能興盛，一定有它的道理，都是依據祖宗的教誨，都是依據經典的教誨，它才能存在、才能興盛；它只要不守宗法、不守經典，它一定是要亡的。古人有講到，「生於憂患，死於安樂」，一個人哪怕在福報當中，他都要戰戰兢兢，不能享福，要享福很容易就墮落了。所以它「知存」，就是時時都保持在謙退，戰兢惕厲的狀態，它才能繼續保持興盛，而不會衰亡。

『知得而不知喪』，只知道獲得，卻不知道會喪失。在秦朝末年，最後發展成楚漢相爭，楚王項羽他是常勝將軍，常勝將軍他也得到無數人的愛戴。他得到這麼多人的愛戴，可是他不知道這些愛戴也會喪失掉的，只要自己傲慢，那可能身邊的人就會離開。他是常勝將軍，慢慢都覺得他都會打勝仗；再來，他會覺得都是自己的勇猛、自己的功勞，這些念頭都會影響他處世的態度。所以當時候很多人才都跑到劉邦那裡去了，甚至於對他自始至終都是非常盡忠的，跟在身邊的一個長者亞父（范增），最後他也聽不進去他的話，最後常勝將軍還是在烏江敗了。劉邦常常打敗仗最後當了天子，項羽是幾乎沒打敗仗，最後還是自殺了。所以從他們兩個楚漢相爭的歷史典故，就可以告訴我們，傲慢跟謙卑所造成他的人生結果是差別很大。這比較劉邦他讓功於眾，他說運籌帷幄決勝於千里之外，他比不上張良；治理國家種種內政，這些財務問題，蕭何幫他管得很好；帶兵打仗，韓信是多多益善，他不如韓信。他把功勞都讓給這些主要的大臣，結果他當天子了。可是看歷史要繼續往後看，他那個時候很清醒、很謙卑，當皇帝當十幾年也保持不下去，最後殺功臣也很傲慢，疑心起來了。立了惠帝為太子，最後還考慮自己一個愛妾的孩子，寵愛她要廢太子，那等於是傲慢，這些貪欲都上來了。

魏徵提醒唐太宗，「靡不有初，鮮克有終」，一開始積極進取、戰兢惕勵的人，有，鮮克有終是他能保持到終身都能不變的，不多。所以從劉邦他的人生就可以了解，順境能德行繼續提升，習氣不現前真不是容易事情。所以逆境磨鍊人，順境淘汰人，順境一來人就染著，人的狂妄都會產生。項羽他最後敗了，在烏江他的一些同鄉還勸他：沒關係，我們回去還可以再東山再起。項羽覺得無顏見江東父老，我們都聽這一句無顏見江東父老。還有一句更重要，

就是他要自殺以前，說「天亡我，非用兵之罪也」，是上天要亡我的，不是我不會打仗，他人生最後一刻還把他的錯誤推給誰？推給老天爺。所以「知得而不知喪」，他到臨終的時候，還不清楚他為什麼會敗喪、為什麼會亡，都還不清楚。這段話都讓我們感覺到，人因傲慢就障住自己的智慧，沒有反省的能力，沒有觀照的能力。

接著經文講了，『其唯聖人乎，知進退存亡，而不失其正者，其唯聖人乎』。只有聖人的智慧能洞察因緣如何進退，存跟亡的關鍵在哪，他都很清楚能判斷，而不失正道。接著又「其唯聖人乎」，只有聖人才能夠做到如此的境界，這「進退存亡」，在做好事的時候也要很慎重。我們可能會覺得做好事了幹嘛退？怎麼會亡？所以拼命做，拼命往前衝。可是我們拼命往前衝，後面有人跟，我們衝的方向對不對？我們的做法有沒有需要調整的地方？拼命往前衝有沒有忽略，什麼是弘揚傳統文化的大根大本？這個都要真正明理的人才會這樣觀照。不然大家想的：反正是好事，衝！《大學》經文就告訴我們，「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」，這是非常美好的目標，但是君子務本他本在哪？本在格物，本在修身。我們現在都覺得是好事就拼命做，忽略了本，沒有改自己的習氣，沒有修身齊家可能流弊就要出來。夫妻不和，孩子都沒教好，孩子還犯罪，他還一直做好事，他還是講課給人家聽的，這個殺傷力就大了。

所以傳統文化一開始沒人知道，大家盡力的去傳播，這是推廣期，是播種的時期。接著要有榜樣，要真幹，個人要有榜樣出來，好兒子、好丈夫、好妻子；團體有好的企業、好的學校、好的教育中心這些榜樣出來，人家信心才不會退。每一個時期什麼是關鍵、什麼是根本，我們都看不出來，這個時候要真正知進退就難。所以宣傳期過了，更重要的是扎根期，我們要真幹、要落實，要給後來的人、要給整個社會大眾落實五倫八德的榜樣，「人能弘道，非道

弘人」。假如這個時候我們沉浸在：你看多少人聽了課以後，人生完全改變，家庭全部改變了。有時候我聽到這個話，會有點冷汗直流。除非他是顏回轉世，哪有聽一堂課，自己全部轉變、家庭全部轉變了？我們在講這個話都要慎重，這個話不客觀。這個話裡面帶著什麼？可能帶著希望大眾馬上相信我，馬上相信中華文化。那個相信不是趕出來，也不是逼出來的，也不是說服出來的。成人的世界裡他會一直觀察的，他會一直看的，也不是我們很激動講了，他就相信的，理有頓悟，事要漸修。

古人很有學問的，像薛瑄先生他談到，自己對治自己的怒，對治了二十年，他還不敢說他的脾氣完全調伏。他說到「始知」，真正明白到克己不容易，但是知道克己不容易，卻能夠百折不撓的去對治自己習氣，這也是給社會大眾榜樣，畢竟很真實不自欺的去調伏自己的習氣。「知進不知退」，退到哪？退到齊家、退到務本、退到格物。真正明白到還是要從這些根本去努力，你該調整、該退，那要做出調整。這個退不是不負責任，這個退是更用理智去弘揚傳統文化。現在有一個現象，比方團體裡有一些講課的老師提出來：我覺得我修身不足，我覺得我這當太太沒當得很用心，所以我課要減少一點，我應該在修身、齊家當中更下功夫。假如在我們單位裡，這一位女老師這麼講，我們當單位領導應該怎麼回應？好多學生在排隊，幾千人，你不教不慈悲了！有沒有道理？所以這道理有時候得要從務本、得要依經教講。今天自己孩子都沒有教好，拼命教外面的孩子，後面的流弊就會產生。而且你拼命去付出，夫妻之間溝通愈來愈差，最後家庭都出狀況。所以不論現行而論流弊，不論一時而論久遠，不能只看眼前。

我們假如面對幹部他要務本，我們反而不支持他，我們也在搞急功近利，要業績：你看我們的中心，每個禮拜五百人上課、七百

人上課。那不是也在隨順習氣，在搞功利主義，在跟人家比業績。實實在在講能做得紮實，不在大，在你做的是務本，在你這個榜樣是可以讓人家效法，可以長久，是正確的示範，是依教奉行的示範。哪怕你一個禮拜才五十個學生來上課，才五十個家長來上課，他都能放大光明。為什麼？所有接觸的人，都能學到非常正確的，如何學習傳統文化、如何修身、如何齊家，不在多。我們雖然走在這條弘揚文化的路上，我們的一些思想觀念，是不是還固著在以前的方式、態度上？還是真的時時是以經典的這些道理，君子務本來思考、來走好每一步，這都是進退存亡的關鍵。而且每個地方、還有國家它的局勢都不一樣，要「度德量力，審勢擇人」，這八個字都是存亡的關鍵。德行能力還不夠，是好事答應了，最後做到一半出狀況，這反而是壞了事，所以「事非宜，勿輕諾，苟輕諾，進退錯」，度德量力。

審勢，比方我們弘揚傳統文化儒釋道都是教育，雍正皇帝他昭告全天下，「三教之覺民於海內也，理同出於一原，道並行而不悖」。他明白告訴我們儒道釋三教的聖人，教化神州大地已經幾千年，那皇帝他是通這三教的教育，他很明白儒釋道是教育。但是你現在去跟人家講道家是教育，佛家是教育，人家聽得懂嗎？人家能接受嗎？這個時候你進得太快了，佛家也是教育，你在學校裡面大談佛教，那學校裡他在形勢上、在認知還不夠，那造成誤會。家長開始打電話投訴：怎麼在學校裡講宗教？你不就把一個好的因緣給搞砸了嗎？所以審勢要循序漸進，了解大眾的認知，不可操之過急。

擇人，成就一件事，你不能答應事情了，這個人的德行能力是不是具足？你很著急了，趕緊，好事，人派出去，最後在當地作威作福，到時候你就情何以堪。這些情況都發生，這都不是空想出來的，現在這些狀況都有。因為他名利心沒有去除掉，他真的到那個

地方去，就生活跟人家要求，薪水要多少，最後就沒有真正的德行，這個緣分就夭折了。而一方的緣分，它可能又是大眾的支持，又是政府的支持，最後夭折掉不是失信於政府，又失信於大眾。所以人要明辨是非善惡，也要知進退，人生才能經營好每個因緣。

接著我們看下一個德目，第八是「謹慎」，一百三十三句：

【惟聖罔念作狂。惟狂克念作聖。】

這一句話在《尚書》當中，這句話的意思彰顯了聖人跟狂人，『狂』就是一般凡夫俗子，其實只是一念之間而已。因為「大學之道，在明明德」，告訴我們每個人都有明德。孟子也說「有為者，亦若是」，就是每個人都有，只要肯下決心、下功夫的都能恢復明德。人人都有聖明的本性，但一旦邪念生起，妄念生起，這『罔念』。而且這邪念、妄念起來了又相續不斷，貪念、傲慢、嫉妒這些念頭一個接一個。那人他這個聖明的本性，就被習性給障礙住，而且就被這些煩惱所纏縛住了，就「罔念作狂」。『惟狂克念作聖』，但是假如他能下定決心克制自己的妄念、邪念，保持住正念，那他就能從凡夫變成聖人。本有明德、本性一定可以恢復，但是這得要下真功夫，不能再隨順妄念跟習氣。人能時時保持正念他就是戒定，保持正念他就不會說錯話、做錯事了。定到一定程度，定就開智慧，因戒得定，因定生慧，生慧就是恢復圓滿的智慧、德能。所以這一段話也告訴我們，一個人修身從根本下手，就是起心動念，就是對治貪瞋痴慢疑這些妄念、習性。體會到這裡了，修行就不是裝一個樣子給人家看，得在自己的念頭當中不自欺。

古代有一個人叫曹鼎，他是明英宗的大臣，最後做到英宗的宰輔，屬於宰相這個身分的。他在當一個地方的派出所所長的時候，抓了一個女子，這個女子非常漂亮，他動心。他自己洞察到自己動心，他趕緊一直寫字寫「曹鼎不可」。寫了這四個字然後拿火把這

四個字燒掉，燒完以後再寫一條，曹鼎不可，整晚寫了幾十遍「曹鼎不可」，寫到天亮，天亮了他自己也調伏了這個欲念。古人這很有修養的人，在面對境界的時候他不敢掉以輕心，所以「狂克念作聖」，重要。我們有時候都會覺得：沒問題了，我有把握。那是還沒遇到境界，我們有時候是很容易會錯估自己的狀態。你看《論語》裡面子貢說，我不願意人家這樣對我，我也不會這樣對人的。孔子馬上提醒他，「賜也，非爾所及也」，你剛剛講的境界，不是你做到的境界。所以我們在看這些例子，是提醒我們不要掉以輕心，隨時要戰戰兢兢對治邪念。

在宋朝有一個榜樣很好，趙閱道先生（趙抃），他是鐵面御史。他每天都會把自己的念頭、所做的事情寫下來，昭告天帝。假如覺得很羞恥不敢給天地講的，他就不敢起這個念，不敢做這個事情，每天這樣焚香告帝。所以他對治自己的習氣，是這樣下功夫，時時如有天地鬼神在側，他後來功夫很高，他是坐著沒有絲毫的病痛就善終了。所以古人他在念頭上下功夫，念頭剛起來，他那個情欲、習氣還沒有整個爆發，他只有一個念頭剛起來，這個時候就懂得用力去調伏它。這用力微，收效非常大，所以這叫防微杜漸。以後我們邪念一起來，趕緊去讀《弟子規》，趕緊聽經、讀經，就把這念頭給伏下去，就不可能有錯誤的言行。

在歷史當中很多讀書人，真的還沒有在念頭當中下功夫，然後自己還看不到問題。像有一個俞麟，人家都稱他孝子，他功名都考不上，後來才了解到他被人家稱孝子，可是內心裡面對父母還有埋怨。這就不是在念頭當中下功夫，在相上下功夫，內心對父母有埋怨這叫腹誹，那是折自己的福。而且他被人家稱孝子，事實上不是孝子，都在折福，這個叫「享盛名而實不副者，多有奇禍」。「名亦福也，名者造物所忌」，你這個名聲也是福報，你沒有那個德行

，被人家這麼稱讚，這個福報都在折損掉。

另外俞淨意公他也是積德行善幾十年，到四十七歲窮困潦倒，他也不覺得自己錯。他還每年寫疏文：怎麼上天對我是這樣的待遇？最後仙人指路，點出了他的問題，意惡太重。意念裡面貪念、淫念、褊急念、嫉妒念，高己卑人是傲慢，憶往期來是貪婪，都想寄望未來。明理的人欲知將來結果，只問現在功夫，哪去寄望未來？還有恩仇報復念這瞋恚心很重，有仇必報，都記在心裡。「意惡太重，專務虛名」，都是做給別人看的，不是發自自己的至誠慈悲的心。「滿紙怨尤，瀆陳上帝」，都是怨天尤人，這是對聖賢、對天地的不尊重。所以從這些事例也給我們很好的啟示，修身、修行從根本修，從起心動念處修。而且對自己的習氣，要趕盡殺絕，寧可損性命都不忘失這個正念。連死都不怕就怕念頭不對，這樣才能「狂克念作聖」。好，這一節課先跟大家交流到這裡，謝謝大家。